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别集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龍翔

羣書考索別集卷三

宋 章如愚 撰

經籍門

易

乾坤陰陽之純粹易中只是陰陽乾坤是陰陽之純粹者然就一年論之乾卦氣當四月坤卦氣當十月文公

乾道坤道之說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者坤道也只是健順又

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乾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坤道同上

乾是氣之體統問先生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體統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别所謂流行之體統指乾道而言邪先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體統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無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

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當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此意也同上

乾元亨利貞之德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終則貞蓋不終則無以為始不貞則無以為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時成而言者各以其時而成如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初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蓋聖人大明乾道之終

始故見六位各以時乘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應變而不窮也同上

乾不言凶乾不言凶而言有悔悔與凶何辨也仁宗朝賈昌朝講乾卦謂乾卦大吉在上九一爻此爻在亢極必有凶災不言即凶而言亢龍有悔者以悔中有可凶可吉之象若修德以濟世則免悔而獲吉矣

坤德得乾之半蓋陽大陰小陽則兼陰陰不得兼陽坤德常只得乾之半故常減於乾之半也如乾無所不利

坤只利牝馬之貞皆是文公文集

復是陽氣之初易之精微在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萬物萬化皆從這裏流出緊要處在那復姤邊復是陽氣發動之初 同上

常非一定之謂常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

宋之饋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常也同上

升萃二卦之義問升萃二卦之義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先生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又曰六五貞吉升階與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同上

艮不終止艮止之義於卦明矣然又曰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何哉艮止也止其所也故係辭曰止萬物莫善乎艮又曰成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終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龜山

訟言吉凶訟卦九二不克訟无眚九四不克訟安貞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夫二與四不勝者也然且至於无眚與吉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存三褫之辱何也曰此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其勝以誇其不勝

怨者曰恥其不勝以遂其惡吾不知其所止矣故勝者褫服不勝者安貞无眚止訟之道也

渙以立廟渙之為言天下流離渙散而不安其居此宜經營四方之不暇而且曰王假有廟象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也居渙散之中安然不争而自為長久之計宗廟既立享之而位定而天下之心始有所係矣

著述序卦序卦之作所以明大易之藴然韓康伯以為非易之藴何也十翼皆孔子之言乎不得而知也然而

有疑焉其所謂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緼而未明其所以非也何謂邪夫三才之交錯萬事之紛揉未嘗有獨行而無法唱之而無應者是故剛柔相配小大相承強弱相長故言天必言地言陰必言陽有大必有小有弱必有強易卦之序豈非二二而相從者乎今夫上經之卦乾天坤地故乾對坤屯氣之始蒙識之始故屯對蒙需和而訟乖故需對訟師憂也比樂也故師對比小畜以陰而制陽履以陰而承陽故小畜對履不

惟其義之若是觀其九六奇偶之畫或上或下或相反或相生亦兩之而為比則易卦二二而相從豈不甚明哉今序卦之文蓋不協矣有義之苟合者或義之不合而强通者是豈聖人之言耶學者究之而自知此不可以偏舉也學易者知夫所謂二二而相從則於三才之淵萬事之變可以心通而得易道之半矣淇水文

當期之日夫子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九凡三百六十當期之日由是觀之則知聖人

特言乾坤二卦之策數何嘗於六十四卦之爻論乎然

以易緯參之則以六十四卦一爻配一日期數且不相當何也

聖人作易本以明道其緒餘可以卜筮而已而後之言陰陽者言星歷者言樂律者莫不於易求之求之自以為得配之自以為合然以為聖人之意則非也古之言卦氣者本於何書出於何氏易緯稽覽圖曰卦氣起於中孚坎離震兌各主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則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每日分為

八十分五日分為四百分又四分日之一為二十分是有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各得七分每卦得六日七分世儒傳卦氣六日七分之說蓋起於此嗚呼木鐸無聲大易不振至使讖緯之學本巫史之說假易道以自神學者不察遂為成說亦可以悲夫彼其意蓋見夫子於大衍有謂當期之日於後有謂七日来復故以為說耳此甚不可也夫子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九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

曰據此乃言揲蓍之法乾老陽三少之餘得四九三十六策一爻三十六策六爻則二百一十六策坤老陰三多之餘得四六二十四策一爻二十四策六爻則百四十四策合乾坤六爻之策數則為三百六十當期之日是特聖人言乾坤二卦爻之策數如此何嘗為六十四卦之爻論乎何嘗以一爻配一日乎聖人言乾坤二卦之策數易緯乃以六十四卦之爻數配之何耶豈非以二篇之策數有萬一千五百二十不可以相配故捨聖

人所言之策數而求聖人不言之爻數也三百八十四爻已踰一期之數矣不相當也於是又以坎離震兌各主一方為方伯以此四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損四卦主四方又不足於期數也於是又有五日分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為二十分每卦得六日七分然後足其數吁其亦迂曲僻怪牽強配合甚矣經曰七日来復言復卦自姤初六至此七變而成爻於臨曰消至於八月有凶言一陽方長終為二陰所臨也或言日或言月以

陰陽言之耳来復者陽也為陽言故云日消臨者陰也
為陰言故云月此乃告人以陰陽消息之義何嘗謂卦
氣七日乃當復乎借曰卦氣以七日當陽何得又云六
日七分乎又知坎離震兌不與當日之數何自知之也
蓋不過求以足當期之數不得不强説也使一朞之數
三百八十有四日則必不省四卦當四方矣不知夫子
謂當期之日無他特以乾坤策數大率與期數合亦如
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之

意矣期三百六十有六日聖人但以三百六十當之者舉其大率相當爾若果以一策配一日則其數不足也且下云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只以萬數當之足矣其餘又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以能當其數耶為卦氣之說者能強相配合以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足萬物之數然後可以當期之日配卦也不可強於彼而復強於此妄說可知也子雲儒之勤而陋者也凡易之精義與旨皆所不見而徒模倣形象本易緯

卦氣之陋說而作太元卦氣始於中孚終於頤太元亦始于中終于養吾不知卦氣必始於中孚者何又子雲乃法之攷中孚卦四陽二陰四陽處乎上下二陰處乎內說者皆曰中孚之象如孚卵然二陰居中有孚故曰中孚此不知易者之誤說也據中孚信及豚魚聖人曰柔在內而剛得中二陰謂之在內則可謂之剛得中則非觀三與四陰爻皆無誠信可言何孚之有不知聖人名卦曰中孚者謂居中者孚不中者不孚也二四之中

故五曰有孚攣如二則有鶴鳴子和之德主卦之美全在九二以有誠於幽隱之間也聖人名中孚之義如此今乃以冬至節氣當之何義此已不可其他以其卦配朞節俱非理也太玄法之乃云信無不在其中果易旨乎使子雲而深於易必不作太玄溺星歷而遠於道也學者睹於易道而不究始為卦氣之誤說反以為易與太玄非當期數何以配之皆合夫一朞之數不過三百六十日有竒必強配之何患不合古之樂律不過十二

京房則衍為六十已可怪矣至梁沈重又因房之六十律從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其名有阿衡歸仁俾義九有之異何理也哉茍欲配之誰能強其不可故夫太玄以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當期數亦無異於此者矣其以少配譙以狩羨配臨以歛配小畜以文配渙之類殊非理又亦何異以阿衡歸仁之類比黃鍾太簇也嗚呼子雲知悔於作賦而不知悔於草玄何察於小而昧於大也

十翼總論先儒以繇彖大象小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為十翼後人又以繇彖大小象說卦序卦雜卦分乾坤文言為二加每卦无咎悔吝之辭為十翼先儒之說非也後人之說亦非也古者易之繇為一簡易之彖為一簡文言為一簡繫辭為一簡自鄭元學易始以易象與辭分係諸卦至王弼注經復以文言隸乾坤今以上下係為十翼之二不知今之二係乃七十二子傳易之大傳也何以言之以其辭之中有子曰之言也

非夫子之十翼明矣今以乾坤文言為十翼之二不知聖人作乾坤文言以明易蓋並為一簡特分係於二卦此不過十翼之一耳豈可岐而二哉若以无咎悔亡等語為十翼之一此其説則可信田京二家之書脫去无咎等字或者謂之所傳之誤然一二卦可也不應六十四卦皆誤也當時无咎悔亡等字别為一簡田京二家失其簡故耳此謂之十翼明也然十翼之中當增以文而併文言為一也且繇而後彖彖而後象象而後文諸

卦皆然惟乾坤先文而後彖象文與小象既異則文為十翼之一亦明也諸卦皆分係惟乾卦不然蓋亦存古之意

文王重易以大傳言之取益取噬嗑取隨皆六十四卦之名也神農黄帝堯舜皆文王之前也則重易六爻謂文王可乎且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為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夏商之時已有六十四卦非至文王重六爻也然則揚雄班固之徒何以

言文王重六爻蓋文拘於羑里而演六十四卦之辭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也非重六爻也論重爻之義重卦之義先儒之論不一王弼謂伏羲畫卦即自重卦是惑於十三卦之言也鄭元謂神農重卦是以連山為神農之書也孫盛謂夏禹重卦則又惑於連山為夏易之言也孔頴達黨王弼之議而又申之以取漁隨之說皆非也惟史遷以六十四卦為文王所重攷之於易為有証耳

論九六之數先儒為九六之說多矣謂九者陽之極六者陰之中陽可使盛陰不可使過此一說也謂乾體三畫坤體六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又一說也謂老陽之數九老陰之數六老陽老陰其類能變故不取七八而取九六此又一說也三者之說互相是非莫知所定獨不質諸孔子之言乎曰參天者一三五也此陽數之所以為九也曰兩地者二四也此陰數之所以為六也九六之辨孔子已言之矣

易者性命之源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通書第一章解

易者義理之宗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通書解

動靜闔闢之理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已發未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即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是理也文公文集

流行變通之體易之為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為終始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

所謂性其用則謂之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為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為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同上

未畫而理已具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後假手於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秘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同上

羲文易有先後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

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同上

三聖教法不同易之為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

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因卜筮而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賛則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

書伊川先生易傳後

孔子推出此理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係辭之吉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

意所在如說田狩即實是田狩說祭祀即實是祭祀征伐婚媾之類皆然非譬喻也故就其間推出此理耳文公文集

推義理以明訓戒卦文之辭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

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 同上

象辭變占之義蓋易有象 八卦六爻 然後有辭 卦爻之辭 筮有變 老陰老陽 然後有占 變爻之辭 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焉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

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變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無違理而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同上

卦辭自然之理易本卜筮之書而其畫卦係辭分別吉凶皆有自然之理同上

看易先看四書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為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畧看易之大指亦未為晚今

所論論語尚爾未通豈可遽及此耶 文公文集

變亂於費氏王弼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顔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係辭始附卦文而傳於漢攷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文則費氏初變亂

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係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同上

程易傳意味無窮程傳但覰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爲切於日用功夫但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免有可疑者同上

揲蓍之法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何謂也揲蓍之法四十九蓍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于一中散之則四十九而一隱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無則一在

謂之有則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靜則歸於一動則惟覩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此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蓍數之用太元蓍數三十六虛三而用三十三者三才之義也潜虛蓍數七十五虛五而用七十者五行之象也然則大衍之數五十而用四十九者豈非虛一為元氣之本乎夫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耶蓋天一下降與地六合於北而生水地二十騰

與天七合於南而生火天三左旋與地八合於南而生木地四右轉與天九合於西而生金天五冥運與地十合於中而生土五十有五為天地之極數而衍數五十則天地之用數也以天地之用數而虛一而用四十九焉愚不知所取義者何説聞之京房之論矣有曰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而一不用者天之生氣是已聞之馬季良之論矣有曰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是為五十而一不用者北辰不動是已又聞之

荀爽之論矣有曰卦有六爻八六四十有八加乾坤二用是為五十而一不用者乾之初九潛龍勿用是已然京房知舉二十八宿而遺其七政之大季良不知四者同氣而揔名荀爽以八卦言之加乾坤以足之則又重舉初九之一爻誠不足以知大衍之妙也知大衍之妙者惟韓康伯近之夫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然以愚論之則蓍用四十九不

為無所證據葢蓍之徳七貟而入神卦之徳八方而入知以蓍之七推之七七則為四十九亦猶卦之徳八八而六十四也彼康成以減五又減一為説姚信董遇以六卦減六為説顧懽以神數虚一為説不惟不足以知大衍之妙亦不足以知天地之用數耳

七八九六之數知天地之成數而後可與言易數之妙知五行之陽數而後可與言易數之宗盖易用七八九六實本之天地五行也何以言之六八者地之成數七

九者天之成數取數之成而遺地十者十為數之窮也水陽數六火陰數七木陽數八金陽數九用數之陽而不用土五者五為數之中也然則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其義誠有可證者也夫三揲皆少其數揔十有三以四十九策除十三餘三十六是為老陽乾之象也以四計之凡有九揲故四九之數曰老陽三揲皆多其數揔二十五以四十九策除二十五餘二十四是為老陰坤之象也以四計之凡有六揲故四六

之數曰老陰二多一少數皆二十一以四十九策除二十一餘二十八是為少陽震坎艮之象也以四計之各有七揲故四七之數曰少陽二少一多數皆十七以四十九策除十七餘三十二是為少陰離巽兌之象也以四計之各有八揲故四八之數曰少陰然七八九六之數必以四而求之者蓋揲蓍之法起數以四而非四營則不足以成易也雖然六與九合七與八合分而言之各有十五數是又得河圖之生數也不然論者何以曰

生生之謂易

揲策變爻之法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于扐初扐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扐之奇通掛之筭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准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

九為多三少為九是曰老陽三多為六老陰是及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分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為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如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舍此視彼易啟蒙例

縱橫順逆之數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

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枝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為蓍也分合進退縱横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易啓蒙序

變化離合之妙揲蓍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為奇凡八為偶奇員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

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奇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為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為居二之少陰二偶而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為居三之少陽三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為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来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係辭本義

掛扐過揲之數相參盖四十九策除初掛之一而為四十八以四約之為十二以十二約之為四故其揲之一變也掛扐之數一其四者為奇兩其四者為偶其三變也掛扐之數三其四一其十二而過揲之數九其四三其十二者為老陽掛扐過揲之數皆六其四兩其十二者為老陰自老陽之掛扐而增一四則是四其四一其十二而又進一四也自其過揲者而損一四則是八其四也三其十二而損一四也此所謂少陰者也自老陰

之掛扐而損一四則是五其四也兩其十二而去一四也自其過揲而增一四則是七其四也兩其十二而進一四也此所謂少陽者也二老者陰陽之極也二極之間相距之數凡十有二而三分之自陽之極而進其掛扐退其過揲各至於三之一則為少陰自陰之極而退其掛扐進其過揲各至於三之一則為少陽老陽居一而含九故其掛扐十二為最少而過揲三十六為最多少陰居二而含八故其掛扐十六為次少而過揲三十

二為次多少陽居三而含七故其掛扐二十為稍多而過揲二十八為稍少老陰居四而含六故其掛扐二十四為極多而過揲亦二十四為極少蓋陽竒而陰偶是以掛扐之數老陽極少老陰極多而二少者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少為貴者也陽實而陰虛是以過揲之數老陽極多老陰極少而二少者亦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多為貴者也凡此不唯陰之與陽既為二物而迭為消長而其一物之中此二端者又各自

為一物而迭為消長其相與低昂如權衡其相與判合如符契固為非人之私智所能取舍而有無者而況掛扐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原而過揲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委其勢又有輕重之不同而或者乃欲廢置掛扐而獨以過揲之數為斷則是舍本而取末去約以就煩而不知其不可也豈不誤哉易啟蒙

乾坤二卦之策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積六爻之策各三十六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積六爻之

策各二十有四而得之也凡三百六十者合二百一十有六百四十有四而得之也當期之日者每月三十日各十二月為三百六十也葢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然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六爻之策則一百六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積坤六爻之策則一百九十二此獨以老陰陽之策為言者以易用九六不用七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十

上下經二篇之策上下經六十四卦其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又合二者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若為少陽則每爻二十八策凡五千三百七十六少陰則每爻三十二策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為萬一千五百二十也啟蒙

蓍策自然數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為已定之數某竊謂數是自然之數策即蓍之莛數也禮曰龜為卜策為筮

是已老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文公文集

爻卦自然之序揲法初爻成則便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便止有十六卦三爻成則便止有八卦四爻成則便止有四卦五爻成則便止見二卦六爻成亦是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次可見

陰陽老少之爻揲蓍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

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三十四策則為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陽老陰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别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

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
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為
老陽坤六爻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
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於此若乾坤之
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
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
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
九六七八之數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土而不用七八

九六而已陽竒陰偶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七八為少然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此揲蓍之法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盖取其變也谷方伯談以一約四之義其實以一約四以竒為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竒也故謂之少竒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

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三一二而為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一三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説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説也同上

六十有四之數蓋四數之變極於六十有四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乃自然之數不容增減揲者隨其所得而言之又何慮其不可觀變耶文公文集

著七卦八之義蓍以七為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為數是用蓍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卦惟三易有之皆筮法也文公文集

內外貞悔之名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亦是畫卦之時已

有此名至揲蓍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非謂必揲蓍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同上

太一兩儀三才四時之象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五十之内去其一但用四十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為二者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一者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其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之策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也揲之以四者

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者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於扐者奇零也扐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勒之也象閏者積餘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者凡前後閏相去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

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間凡一掛兩揲兩扐為五歳之象其間凡兩扐以象閏是五歳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扐之策以見存之象分二掛一而為第二變也蓍卦考誤

全數自然之妙蓋四十九者蓍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前為掛扐其後為過揲以四乘掛扐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扐之數其自然之數如牝牡之相銜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無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扐之數所以為七

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同上
天地生成之數今按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五中數故不用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成數也十全數故不用而河圖洛書之四象亦無所當於五與十焉故四象之書成而以一二三四紀其次九八七六積其實揲蓍之法具而掛扐之五與六以一其四而為奇九與八以兩其四而為偶奇乃象圓而徑一者其圍三故凡奇者其數三偶以象方而徑一者其圍四而用半故凡偶者其

數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及其揲之三變則凡三奇者三其三而為九三偶者叄其兩而為六此九六之所以得數之實也至於兩奇一偶則亦參其兩奇以為六兩其一偶以為二而合之為八兩偶一奇則亦兩其兩偶以為四參其一奇以為三而合之為七此七八所以得數之實也是其老少雖有不同然其成象之所自得數之所由則皆有從来而不可誣矣 同上

四象自然之理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

河圖洛書各有定位故聖人畫卦自兩儀而生有畫以見其象有位以定其次有數以積其實其為四象也久矣至於揲蓍然後掛扐之奇偶方圓有以兆之於前過揲之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有以乘之於後而九六七八之數隱然於其中九七天數也三十六二十八凡老陽少陽之策數也六八地數也三十二二十四凡老陰少陰之策數也今專以九六為天地之數乾坤之策謂七八非天地之數而為六子之策則已誤矣同上

三變多少之數其法初一變兩揲之餘為掛扐者不五則九第二變兩揲之餘為掛扐者不四則八第三變兩揲之餘為掛扐者亦不四則八五四為少九八為多若三變之間一五兩四則謂之三少一九兩八則謂之三多或一九一八而一四或一五而二八則謂之兩多一少或一九而二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則謂之兩少一多蓋四十九策去其初掛之一而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為十二揲之數四五為少者一揲之數也八九為多

者兩揲之數也一揲為奇兩揲為偶奇者屬陽而象圓偶者屬陰而象方圓者一圍三而用全故一奇而含三方者一圍四而用半故一偶而含二也蓍卦考誤

三變所得之數四象之次一曰太陽二曰少陰三曰少陽四曰太陰以十分之則居一者含九居二者含八居三者含七居四者含六其相為對待而具於洛書者亦可見也故三少為老陽者三變各得一揲之數而三三為九也其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數也

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則一而圍三也三多為老陰者三變各得兩揲之數而三二為六也其存者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圍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為少陽者三變之中再得兩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而三二一三為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圓一也兩少一多為少陰者三變之中再得一揲之數一得兩揲之

數而二三一二為八也其存者三十二而以四數之復得八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八左右皆策則圓二方一也蓍卦考誤

三變皆掛之法三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陰故其餘四八皆偶數屬陽者為陽三而為陰一圍三徑一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三也掛一而左右皆二一也掛一而左三右一者皆陽也掛一而左右皆四者陰也屬陰者為陰二而為陽二皆以圍用

半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二也掛一而左二右一也陽也掛一而左三右四也掛一而左四右三也陰也是皆以三變而掛之法得之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左一右三左二右二左三右一皆為陽惟左右皆四乃為陰三變之後其可為老陽者十二可為老陰者四可為少陰者二十八可為少陽者二十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老陰陽數本皆八老者動而陰性本靜故損陰之四以歸於陽少陰陽數本皆二十少者靜

而陽性本動故損陽之四以歸於陰是亦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老陽少陰皆二十十少陽九老陰　同上

察陰陽以畫奇偶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偶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

成六畫而為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

本義

奇偶相加而成卦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偶陽陰以章偶而加奇陰内陽外偶復加偶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偶兑次二焉奇偶而奇次三曰

離奇偶而偶四震以隨偶奇而奇巽居次五偶奇而偶坎六斯睹偶偶而奇艮居次七偶偶而偶八坤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内達外啓蒙原象

剛柔相摩而成卦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為四四四相摩而為八八八相盪而為六十四易本義

伏羲畫卦之義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大傳又言包犧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

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太極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為然其已

成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為於其間也易學啟蒙

陽乾陰坤之體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易本義

乾坤生六子之象今按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為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為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為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為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

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為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為兌故曰三索而得女凡此數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以為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入用之位者也易啓蒙

自下為初之義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初易本義

陽爻陰爻之別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為九陰數六為老八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

陰爻為六　同上

總論卦爻象之義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者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祗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為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朕

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自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来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决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之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卜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

傳到得文王周公乃係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係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個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剥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

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為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塗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為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文公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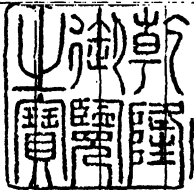
元包擬易之作元包作於誰乎衛元嵩也傳之者誰乎

藴源明也注之者誰乎李江也元包果何為而作乎為擬易而作也何以知其為擬易夫易始於乾文之昭也包起於坤資之用也此非藴源明之傳元包乎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唐曰元包此非李江之序元包乎觀藴李之言則信乎其為擬易矣嘗讀其書古字多而辭意蹇誠不足以攀羲經之逸駕易六十四卦分文布畫所以彌綸天地之造化元包有卦無文何義也易用蓍策敘老別少所以推驗陰陽之變化元包分太少

孟仲何見也借曰用坤為首吾得歸藏然坤卦始於荒
幵莫黙終於厥飭惟極凡有八句而餘卦半焉何意也
雖然蓍用三十六猶得之太元以夬第四爻而為變是
得之世卦遊䰟之説以需下三爻而不變是又得之世
卦歸䰟之説後學峥嶸亦未可以淺議元包云
邵康節正元之作陳漸之演元所以發太元之㫖吴祕
之音義所以祛太元之疑陸績之釋失又所以辨太元
之惑夫發其㫖祛其疑固有頼於陳漸吴祕之功而正

救舛訛若非陸績以釋其失則後世之惑滋甚吁又孰知陸績之後而有我朝邵先生之正元乎夫所謂正者則正救之謂也以楊子雲之太元而邵先生正之固非短於雄而詡己之長也實欲以正太元之所未正者也愚嘗三復正元而知邵先生有功於太元也深矣且方州部家名曰四重元何義也正元則以方州部家而為文之形象而以上下命名真足以正太元之四重亦猶易卦之有上下爻也由初至上分為九贊元何拘也正

元則自一至五而以五行次之真足以正太元之九賛亦猶洪範之序五行也元有十二卷正元則以九天分為九卷元有八十一首正元則以九首各為九卷元九首僅以配土正元則以水火木金土隨次序而品第之至於象工象亢象示象正象器象亦象坐象光象幽之類無非正救太元而為子雲鑽皮出羽也不然蓍何以用三十三首何以依八十一乎信乎先生之有功於太元也深矣哉



羣書考索別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別集卷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龍翔

羣書考索别集卷四　　宋　章如愚　撰

經籍門

書

古文今文之别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大禹謨説命髙宗肜日西伯戡黎太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

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 文公語錄

孔壁伏生所傳之異孔壁所出尚書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太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如當時誥命出於史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盤庚之類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或是當時曲折說話所以難曉 同上

有平易難曉處孔壁所傳平易伏生書難曉如堯典舜典皐陶謨益稷是伏生所傳有方鳩僝功載采采等語不可曉大禹謨一篇却平易同前

書中體製不一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誥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冏命之屬則是當時修其辭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

曉者未必當時之民不識其辭義也同上

典謨盤誥未易看二典三謨其言奥雅學者未遽曉會後盤誥等篇又難看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其言治心脩身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别同前

安國伏生之書難易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

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録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絶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同前

典謨備訓誥誓命之體余嘗言典謨之書以其簡嚴寛

大事事畢備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是也至於典謨之書六體皆具焉與其他書不同如禹益儆戒之辭皆訓也如欽哉惟時亮天功之辭皆誥也如禹會羣后誓師之辭皆誓也如命汝作納言之辭皆命也誰謂誓誥不及五帝者哉 陳紹

觀書不可以定體拘其讀二典也則知其為君道之盡其讀三謨也則知其効臣職之至訓戒於君上則事得以規正誥告於臣民則情得以通達有誓焉則俾士庶

之盡命而知所畏有命焉則俾臣下之盡心而知所稟出治規模粲然畢備乃若典謨雖為二帝之書然觀誓征苗之師命羲和之官則未嘗無誓命也訓誥誓命雖為三王之書然觀商有先人之典周有丕顯之謨則未嘗無典謨也以至堯典乃謂之虞書禹謨不謂之夏書命止於文侯誓著於秦魯益稷謨也而不言謨旅獒訓也而不言訓盤庚之誥而不言誥胤征之誓而不言誓君牙之命而不言命類皆存一時之微旨誦其文者要

當深察其意觀其事者要在默操其道惟夫疏通知遠而不誣者庶乎其有所得者矣　定齋

書者通君臣之情敷之而曰奏輔之而曰賛啟之而曰誥陳其功而廸之曰謨循其道而叙之曰範誦其闕而規刺之曰箴愛之切望之深舉其可畏可慕者而警之曰戒遷都非細事也而謀之於民異位非常典也而咨之於庭致天之罰以除暴亂也而猶恤夫衆言之弗叶移踈迯之餘民以密邇於正都也而且諄諄然諭之以

無我怨帝王之心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見吾績也君好生也而戒之以傲虐君克勤也而儆之以怠荒君逸於得人也而諷之以叢脞持盈守成戒懼修飭無所不用其至也而尤懲之以迷亂禹益臯陶周公所以敢直言而無忌者蓋以君臣之情素交相孚也君之心臣無一而不知則臣之忠君亦無隱而不見雖是辭訐弗弜於外益有相容而無疑者矣鄭域

書之序失其傳康誥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

民封康叔謹按康叔者成王叔父不應稱之曰朕其弟曰成王者康叔之猶子也不應自稱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蓋武王命康叔之辭也故史記武王封康叔於衛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也周公東征叔虞已得封於唐王命歸周公於東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唐叔之後乎故不得不捨書序而從經史也　胡五峯

商周之書無若稽古之文或曰堯舜二典大禹臯陶謨皆以若稽古目之商周之書咸無焉豈商周之君臣無

若稽古乎荅曰唐虞之道直而純商周之道變而正直而純者可為萬世法故仲尼以若稽古目之明一時之權耳唐虞之世君揖遜於上臣討謨於下古有善道君得以順考而行之臣得以順考而言之不亦直而純乎商周之世湯武之君固聖矣然其跡則伐伊周之臣固忠矣然其跡則放焉攝焉然必湯武而行之乃為聖也必伊周而行之乃為忠也不亦變而正者乎

楊元素

盤誥之書斯民目聱而心曉予讀書至盤庚三篇周公

之誥如在宗廟武庫中觀古器物懵然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劍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嘆息如夷狄蠻貊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語累數十譯僅乃能通未嘗不廢書而驚曰古聖人欺予哉後世之縉紳先生老於文學者考釋訓詁役馳精神歷數十年至於白首沒齒有不能知之當時之人號名告令於一日之閒何自而知之也當時之學士大夫俱曰知之何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也竊意三代之民

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説典誥之語一聞見而盡識之非上之人好爲聱牙倔強難入之言以驚拂之也盖其所習者素曉也馬子才

周官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儆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傅而不反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

公既沒之後又過此而有顧命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始終之序備矣周公格君造化之功著矣東萊

訓誥誓命之文不同大抵書文訓誥多奇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録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擬槩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文公語録

書傳非出於安國尚書孔安國傳恐是魏晉人所作托

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章麄魏晉間文章細如孔叢子亦然書小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同前

小序不出於夫子書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周秦間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係禹字下盖伏生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而思曰賛賛襄哉之下接帝曰来禹汝亦

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思曰兩字便見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徒說得多端非本意也同前

讀尚書不如讀大學或問讀尚書曰不如且讀大學若尚書却只說治國平天下詳多事較詳如堯典克明俊德親九族至黎民於變展開是多少舜典又詳　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

開是多少同前

詩書具大細之理詩書大而天道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同前

堯典述禪位之事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為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嗣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同前

堯典紀為治之序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

至讓於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歴試諸難是為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況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同前

堯典禹謨稱虞書見其道同孔子於三聖之書不仍舊史而必為之序正既加序正而又不俱謂之唐謂之夏而必以虞稱者抑又何意也葢堯授舜舜授禹三聖相

授守一道自古繼繼承承未有粹然出正如三聖人者孔子序書欲後世知三聖之時時異道同故序正其書均謂之虞以見道同而書亦同也其不俱題為唐者堯授舜而已授禹者非堯謂之唐則可以該舜而不可以該禹下俱題為夏書者禹承舜而已承堯者非禹謂之夏則可以統舜而不可以該堯惟舜上承堯下傳禹以虞名書則三聖之道備夫子之意固不深歟 夏先生

書首堯典美其克遜或曰皇之三帝之五其書皆存焉

仲尼刪書獨斷堯典為始何也曰聖人所以垂世立教杜百代篡爭之亂也其刪書也斷堯典始焉美其能以聖遜聖也千古盛德將何以加諸取為百代典誥之首則萬世良者慕之悖者懼之矣不亦宜乎其序曰將遜于位遜于虞舜作堯典徵旨可知也　楊元素

堯典為虞書以成堯之遜仲尼定堯典為虞書者何原聖人授受之心杜百代篡爭之亂以成堯之遜也堯之遜舜以天下者非受於文祖之日而遂授之也若受終

文祖之日而遽授之爭其可已耶必先一其天下歸舜之心爾使舜之跡著于天下舜之功被于天下堯舜無二也則雖堯之民即舜之民也雖堯之事即舜之事也然則堯授舜以天下而臣無怨舜受堯之天下而臣不爭故仲尼删書移堯典為虞書明非一人獨能與舜天下蓋堯之時天下已皆為虞矣則雖堯之事即舜之事也同前

堯舜謚號 釋堯舜者曰堯舜謚也翊善傳聖曰堯仁聖

盛明曰舜後之學者罔不宗焉然未知所以著謚法之因

謚法著於周公盖三代之際世有辟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思懼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武侯堯舜謚論

堯舜傳禪堯禪舜則試之矣舜禪禹則不試何耶或曰昔者羣臣薦舜於堯堯曰我其試哉書曰歷試諸難夫試者非聖人之事以天下與人而試之何也曰是聖人之用也非試也堯在位久其流澤於民也深天下之人

知堯而未知舜堯舉舜於畎畝之中授之以天下之事一日以嗣位告則衆且譁雖堯莫之能遏也曰我其試矣民未忘乎堯也舜既履天下之政其膏澤流乎民無異乎堯之君天下由是天下歸舜曰我君也堯之試舜既聞命矣敢問舜之禪禹不言試何也曰禹以治水之功被天下民之視禹也無異於視舜也書曰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禹之力被於民也夫民之歸之也順不待試而天下安之矣舜授位而去然尤患天下之懷

也巡狩於外以避之書曰五十載陟方乃死此之謂也

堯名放勲 謂放勲為堯名書之釋也然果何所據依乎

放勲作堯號蓋史稱堯之道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勲為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為放勲曰若以堯號放勲則臯陶當號允廸禹曰文命下言敷于四海有甚義理 伊川

堯典中星 堯典篇曰中星鳥以殷仲春説云春分之昏正南方朱鳥之星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然龍星乃

春之星也春主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

舜去四凶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然則堯所未能乎萬物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遽去之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之不堪而去

之也

舞干格苗有苗逆命征之可也禹但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苗自格格何易乎或曰干羽之舞果格苗之道乎曰格苗不在干羽之舞子之言信也然苗之所以服我者班師而已舜大聖也為天下之君禹大臣也奉君命以行師其舉苗猶反掌耳然自謂克之以威彼必不服意君德有未至乎何苗之逆也退而自悔然後苗服焉夫以天下之大士師之衆仁聖之德問罪於苗苗民不服

猶且班師此服苗之心也是故服天下以心不以威以威人未有能服人者也夫以德用威且不可況以暴用威乎

啟與扈戰古者天子有征而無戰若啟天子也扈諸侯也何以與戰于甘之野戰危辭也知有扈之強也不曰征啟天子而失禮矣古者天子六卿卿將一師諸侯不恭則奉辭以討之天子未嘗躬行有扈不恭啟失其制故至於大戰夏德衰耳孔子憂之

放桀伐紂湯放桀武王伐紂於義何如也　湯放桀先伐葛伐韋伐顧桀不悟而後放之文王伐紂先伐崇伐密伐共伐黎紂不悟武王又觀兵於孟津卒不悔而後伐之夫戒之而不戒者自亡而已何有於我哉戒之吾之志也放之伐之非吾志也非吾志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逢人之惡利人之位未有得天下者也

伊尹及說命易曉伊尹書及說命三篇大抵分明易曉今人觀書且看他分明底其難曉者且置之政使曉不

得亦不害事文公語録

商書幾篇分曉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太甲伊訓等篇又好看似説命盖髙宗資質髙傅説所説底細了難看若是伊尹與太甲説雖是麄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昏愚人但欲敗度縱敗禮耳同前

盤庚五誥難曉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説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同前

周誥如曉諭之文典謨之書恐曾經史官潤色来如周

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同前

禹貢酒誥可疑處書中亦極有難考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荆揚間地理是吾輩親自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康誥以下三篇更難理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曰肇牽車牛遠服賈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辭更不可曉同前

武成記事武成一篇乃史官記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

行之事者也然諸儒所以疑之者有說以其所記之日有差故也一月癸巳武王自周伐商不當即繼以四月哉生明既曰既生魄為四月之十六日不當繼以既戊午反是正月之二十八日既先偃武修文不宜始記禱神與商受會於牧野既曰祀於周廟命庶邦冢君不宜始記式商容閭散財發粟此其顛倒斷絶有不容以不

辨者疑武成之誤者古今常說也孔穎達曰此篇序事多而王言少其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無作神

蓋以下當有其辭今無其語是言尚未已簡編斷絶也自漢以来豈惟穎達疑之邪特為之疏義故説行於世也如近世王氏程氏之徒莫不疑之人自為斷家自為讀而卒無定論嗚呼書之不幸出於口授壁藏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五十有九篇曰其餘錯亂磨滅不可復知然則五十九篇既定之後豈無錯謬者哉蓋亦有之矣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之辭只合在益稷之末而重出於舜典命官之際康誥之書周公作誥以封康叔而云周

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此文皆錯誤失次也若夫武成之書則似顛倒錯亂然實究其旨實未嘗錯誤也蓋古昔之體自不同仲虺之誥全載仲虺之言湯誥全載湯之命伊訓全載伊尹之語至如太甲盤庚之類皆出一人之旨此其大凡也若堯典則惟記用人之言至於稱堯之德與乃命羲和以下並史官之辭舜記並是史官述舜之為政及命官事禹貢顧命等書並史官當時之制此又有體也其可一概觀邪武王伐紂五書泰

誓三篇牧誓一篇皆全記武王誓衆之辭史官無加焉此則仲虺之誥湯誥伊訓體也惟武成不然武成者武王伐紂之功已成識其政事之書皆史官記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事此則與堯典舜典顧命之書體同孔氏乃疑其序事多而王言少體裁異於餘篇不當如是之疑也且據左傳無作神羞以下皆有其辭此獨無又何拘之甚乎至王氏則離析其章句以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即繼以乃反商政夫經上言先王之勤勞文

王之未集大統武王方承厥志以下不言伐商遽謂反商政則其語無倫之甚學者惟患武成之失次其離而讀之反以無倫可乎予謂不然武成一書惟知古人作書之體者乃知其無誤也武王既勝商歸豐史官雜記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則記其始往征伐商之時也繼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以下此則記其克商還周之時也既述其往又記其歸此其識事之總

目也即載其命冢君百工之辭告皇天后土所過山川之言至無作神羞述武王往伐之時有此言耳述武王之言已盡乃曰既戊午師逾孟津此史官還卒言其勝商之事爾下至封墓式閭散財發粟皆天下已定行之雖若不相倫續蓋雜記其政事無害作書之體也以此見既生魄乃序其歸周之後既戊午重述其伐商之時不得以戊午繼四月生魄為説也學者反覆深思理可見矣或曰孟子之於武成尤不盡信之矣豈得無所疑

乎曰孟子特疑其仁人伐罪不至於血流漂杵爾孟子雖疑其理之或非未嘗疑其文之錯誤後人疑武成當如孟子而後為知書也

武成一月泰誓武成月不稱正而稱一者何哉泰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也

羣書考索别集卷四